

■ 难舍亲情

感谢母亲教我爱



□ 杜学峰

女儿大二了,总嫌我唠叨,烦我教育她。可我没感觉到啊,就算是我唠叨,那还不是为她好啊,还不是为了让她少走些弯路。

看我独自生气,老公劝我:懂事就好了,等她走入社会,就会知道大人的良苦用心。我心里稍微释然了些,想起自己当年,还不是和她一样顶撞母亲,全当耳旁风,觉得世界上最正确的人是自己。然而当生活的轨迹不断向前,自己一次次被现实打击的时候,突然发现,母亲说的话,教过我的那些道理,虽然有时老套,好笑,但确实是对的,是最有价值的生活智慧。

青春时期,我把自己打扮成不拘的样子,喜欢耍酷的感觉,动作举止随意而懒散。母亲告诉我:女孩子的教养比啥都重要,不能八字步、二郎腿,捡东西的时候要蹲下去,不能哈腰撅屁股。记得当时我笑到不行:都什么年代了,难道让我学林黛玉吗?

我谈恋爱了,不光男人是“外貌协会”的,女人也不例外,比如我。母亲反对无效,只好警告我:男人可爱的不可靠,可靠的不可爱,男人光是长得好看没有用!我哪里听得进去,一意孤行。

情路坎坷,一路走入婚姻后,我又不想生子。母亲说:女人的一生总要经历结婚生子才算完整。为什么要走上一代的老路?我又不想养儿防老,当下快乐就好。

□ 张晓慧

母亲一直奉行想要拴住一个男人,必须先留住他的胃的思想,所以我结婚后,母亲恨不得把她所有的拿手菜都传授给我。这不大一早母亲就领着我出了门,走了三个菜市场,才买上两斤二肥八瘦的上好五花肉,母亲这次要传授我的是如何做红烧肉。

回家后,母亲便用刀将五花肉切成麻将牌大小的块,放入准备好的大盆冷水中,将锅烧热倒上油,听得滋滋的响放入两勺白糖,等糖化得差不多了,将浸好的猪肉块倒锅里,只听的“吡啦”一声,每块肉都被糖汁包裹着;爆炒几分钟后,再加入酱油调味、生抽上色、料酒去腥,葱段、姜片、花椒、大料等香料撒进锅里,中火翻炒,调料的香味出来

后加水。盖上锅盖,先大火烧沸,再用小火慢炖。一会儿浓浓的肉香就溢了出来,待肉汁熬得差不多了,一盘香喷喷、油亮亮的红烧肉就出锅了。

我每次打着先尝尝熟没熟的旗号尝第一口鲜,用筷子轻轻戳上去,松软的肉质微微地颤抖着,夹在筷子上送进嘴里,肉质绵软,入口即化,浓郁的肉香便在嘴里弥漫开

来,真是“才下舌尖,又上心间”啊。母亲眼巴巴地问我:“味道怎么样啊?”母亲看着我满嘴的红烧肉又自顾自地说:“干活没你,吃就有你。”

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做红烧肉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。第一次吃红烧肉是在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,那年家里格外地困难,难以抚养两个孩子,父亲决定把我送回老家农

■ 回忆往事

难忘红烧肉



盘鱼,眼睛一亮,紧紧盯着那盘鱼,眼睛一眨不眨。我伸出筷子,想帮父亲夹一块鱼。父亲突然制止道:“别动!”我说道:“那您自己夹。”可父亲依然两眼一动不动地望着那盘鱼,那盘鱼,在父亲的眼里,就好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,不忍动箸。

■ 心扉一瓣

鱼在盘子里想家

□ 李良旭

父亲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。岁数大了,许多事都已淡忘、模糊了,有时刚刚跟他说的话,才过一会儿,他就忘了。让人很伤心。

听医生说,平时要多和老人交流,这样可以延缓老人大脑衰老。

遵照医嘱,我把父亲从乡下接到城里,这样交流起来方便多了。每天将父亲安顿好,我就坐在父亲身边,和父亲说起话来。我惊讶地发现,我找他说话,他反而话更少了,总是躺在躺椅里,微闭着眼,并不搭腔。

我就想方设法讲一些笑话,甚高讲我小时候淘气,惹他生气,拿小竹条打我屁股的事。尽管我自己哈哈大笑起来,可父亲却依然无动于衷,还侧了身子,将背对着我。

我尴尬地望着父亲,心里有些失落。我以为父亲嫌我照顾不周,就想想方设法地改善他的生活,给他听广播、看电视,还经常搀扶着他到外面散散步。可父亲变得更加沉默,常常说上一句:“你有事去忙,别总在我身边,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好吗?”父亲的语气里,甚至有一种哀求。

我心里嘀咕道,老老子可真倔!一天,和父亲吃饭。父亲看到桌上有一

■ 岁月悠悠

老街

□ 钟鄂鸣

老街古色古香,青石路上泛出灰色的幽远光芒。有些年头的青砖,浸着岁月的清香。绿色的苔藓,疥疮一样无处不在,布满古街的边边落落。两旁的商铺,沾着仙气,清晨,细雨中,突然在你眼前冒出。一些商铺有百年历史,摆出来的招牌透着岁月的光芒,雨天也熠熠生辉。一个叫“粮”店的铺子,据说有一百二十年了,虽几经易主,招牌依旧,卖老百姓吃得起的各种粮。店不大,褐色的木板仓,错落有致,有地方设有巧妙机关。老板,一大早就把各种“粮”归位冒尖。忙完后,在柜台后泡一杯茶,翻着一本古老的厚黄历,边看边眺望着门外世界。制衣铺,贩衣档,古玩店,剃头铺,伞铺,小吃档等等,把古街占满了。那时候,我们最向往逛街,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,就流口水。所以也很少单独上街,兜里没钱啊。每次都是父母卖粮卖猪后,带着我们把一条青石街逛一遍。然后大包小包,过节样背回家,下一次上街又不知什么时候了。

那时候上街,挺难的,不远,只是一条河。过河得坐船。船一年四季飘荡在那条细水河上。船不大,形若放大的月亮。每次上去,母亲都把我拉到船中间,让我抓住把手。胆大的跑到船头,看对岸上面的街。哨公一声“开船喽”,抓好扶手,船摇摇晃晃启动,调头,然后朝对岸划去。船在水上,感觉身子和船一体,晃悠到对岸。

下了船,走田埂,翻山岗,上百级青石阶。细柳莺叫,古槐新春。钻进一条武香亭的巷子,碎石小径,曲曲弯弯很久,才走到破旧的老卫生院。向东便是新华书店和老街了。往西,是牛行。好几丈高的崖上,有一大片低矮简易房,牛棚子,茶肆。那些牛贩子,穿着甚不讲究,灰色衣褂,黑色裤子,一顶破帽。手指永远夹着烟,和嘴里的牙一样黄。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赚钱。他们熟练地拉起一头牛,把头抱在,掰开反舌的牛嘴,朝来人叫道,看到没,牙口多好,才一岁。两人或多人古槐下拉扯拉扯。没生意时,牛站起,悠闲地打着耳朵,斜着眼向你望来。咩咩声,老街便无限生动起来。牛贩子喝着春茶,吸着劣质烟,闲聊着当日见闻。

□ 张春波

结婚成家以后,我经常将岳父请到我家来吃饭。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平时胃口奇好的岳父,在我家吃饭却不怎么动筷。吃完一碗米饭,我想帮他再添一点儿,他却一个劲儿地推托,说吃饱了吃饱了……

印象中的岳父,能一口气吃下三大碗米饭的,我曾经亲眼看见过他一口气吃完一大海碗面条,我也曾看见过他很轻松地喝下一锅粥,外加三个烧饼。小时候,岳父家里吃不完的菜,通通都由岳父包下了,为此,他们还戏称岳父为“万

□ 白俊华

和几个朋友约定,乘天气晴好,少有雾霾,携家带小到环城河边转转,过一个悠闲轻松的周末,缓解一下日夜操劳的身心。

清清的河水在阳光照耀之下,闪烁着灵动的思想。偶尔,一只小鸟从水面上掠过,划出一圈圈波纹,宛若要给平静的生活激起微小的涟漪。柳树的枝条上,吐出了毛茸茸的舌头,仿佛要给这个丰富的世界,增添一些孩童般的情趣。

而路边不知名的野花,旁若无人地露出笑脸,一阵风过,它们的头就轻轻地摇摆起来,宛若暖暖的季节,在向你



宝路”。

后来,还是岳母向我透露了秘密,原来啊,岳父见我们做的每一道菜都是那么精致,分量是那么地少,虽然菜的品种不算少,但他总是担心这些菜不够大家吃,所以他不好意思动筷,宁可自己少吃点儿,生怕委屈了我们的肚皮。

其实我是这样认为的,菜做多了,剩到第二顿吃就不新鲜了,所以菜的分量只要“恰到好处”即可,现在不是提倡饮食“少而精”吗?但我们往往崇尚现代生活品位时,疏忽了岳父骨子里的淳朴厚道。

岳父是个粗人,却是那么地心细,而

■ 生活纪事

请岳父吃饭

我们在一味追求精致的生活风格时,心却是那么地粗。

此后,岳父来我家吃饭,我都改用大盘装菜,每只盘子都堆得满满的。饭后,看见岳父坐在沙发上满意地剔着牙,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。



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,我继续说:“不知道你们闻到了没有,我们刚才经过的每一个地方,到处都是花儿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清香!”

阿力听了我的话,俯下身子,把鼻子凑近一朵小花,嗅起来。“啊?你别说,还真有香味!”

此时,其他人也都默不作声。似乎,我所说的话,触动了他们某根敏感的神经。

很多时候,我们把自己的心囿于藩篱之内,明明脚下花香满径,却偏偏要去寻找远方的风景。殊不知,最美的景色就在身边,就在脚下,就在灵魂深处。只要打开一扇心窗,日光所极,到处都是美丽。

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如果心中无杂事,人间处处四月天。马克思曾说过:“一种美好的心情,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心理上的疲惫和痛楚。”只有让心灵放松下来,我们才能真正忘却劳苦。

“清夜无尘,月色如银,酒斟时须满十分。浮名浮利,休去劳神!似隙中驹,石中火,梦中身,虽抱文章,开口谁论?且陶陶乐取天年。几时归去做个闲人,背一张琴,一壶酒,一溪云。”此番情致,正是人生需要追寻和获取的境地!

■ 生活感悟

花香满径

打着灿烂的招呼。孩子们兴致很高,相互追逐着,戏嬉着,偶尔发现一只蜂,抑或一只蝶,便欣喜若狂地欢呼起来,并张开双臂,伸出小手,肆意奔向前去,意图捕捉这些春天的精灵。

女人们走得很慢,她们聚在一起也不容易,正彼此说着悄悄话,并不时发出温柔的笑声。

我们几个男人边走边谈着工作或者生意上的事情。说是来放松心情,可大家聚到一起,却不由自主地回到了现实当中。这个说工作累,那个说生意难,反正心情都好不到哪里去。

说着说着,阿力突然提出一个建议:“别老说这些烦心的事了,不如我们约定一下,下个周末大家找个好一点的景区去潇洒潇洒吧!”

“好呀!我也正想出去散散心呢,这一天天的也太累了。”小宇马上了精神,随声附和着。

婚前就和老公达成协议,不进厨房。母亲又来“教育”我:一桌子的菜就是对儿女和丈夫最好的爱。我却觉得,太累,油腻。

婚后幸福的生活里,我无耻地胖了,发誓减肥。母亲警告我:不行,女人胖点有富贵相,这样才能旺夫。

母亲说了好多好多爱情家庭婚姻“箴言”,那些被我忽略的话,没用多久,都被生活一一验证,母亲说的确实是箴言。当我退出“外貌协会”后,憨厚朴实的老公相中我是端庄大方的气质,举止文雅的神态。而我也意识到,靠谱的男人都不帅。婚后多年才有了可爱的宝宝,育子的艰辛,早已被母子情深所取代,何止是完整,而是完美。

如今的厨房是我坚守的阵地,那里是快乐幸福的发源地,看家人大大快颐地吃饭喝汤,看老公投来的深情眼神,看宝宝一天天长高,心里不由溢出了蜜,怎能不幸福地发胖。就这样,一路走过,我从一个淑女,直接变成了一个“吃货”,老公用手臂“丈量”我腰围的时候甜蜜蜜地调侃:事业和腰围,齐飞!

母亲无处不唠叨,爱到无法容忍,不放在心里,常挂在嘴边,不管你爱不爱听,记不得,总有一天,你会认同她。想到这里,想到女儿,我就偷偷地笑了。

■ 人生纪实

蝉鸣乡愁

□ 魏益君

“夏至”刚过,清脆的蝉鸣就此起伏了。悠扬的蝉鸣,叫出了我心底那份柔美的乡愁。

我的老家依山傍水,村后河岸上的那片柳树林,每到夏天,水草茂盛,蛙声如鼓。最动听的当属满林子的蝉鸣了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彼此迎合着,叫得整个柳林静谧而温馨。

爷爷每年夏天都在柳林旁的那块沙土地上种瓜,瓜棚就搭建在一棵硕大的柳树下。我喜欢跟爷爷守在瓜棚。

清晨,柳树林被淡淡的晨雾笼罩,雾,丝丝缕缕,如轻纱般飘逸。我轻手轻脚地徜徉在柳林,捡拾树上新增的蝉蜕,爷爷说蝉蜕可入药,能换钱哩。走着走着,有时就能欣赏到一只蝉的蜕壳。新蝉顽强地出壳,将一副坚硬的盔甲挂在树上,然后,将淡绿色且皱巴巴的翅膀慢慢展开、张开。渐渐地,颜色由绿变暗,最后抖动一下羽翼,开始第一次飞翔,划出优美的弧线。如果是一只雄蝉,还会伴有一串嘹亮的高歌。

爷爷歇晌时,就在瓜棚边的石凳上悠闲地喝茶,一把旱烟袋,被爷爷吸得“啾啾”作响。我坐在石凳上写作业,听着满树的蝉鸣和“啾啾”的旱烟袋,心却清静如水,专心功课。天热时,我还会约几个要好的伙伴下河洗澡,爷爷就摘一个大西瓜给我们。刚摘的西瓜被炙热的太阳晒得很烫,不好吃,我们就扔进河里拔凉,像打水球一样地玩耍。玩够了,就在岸边的柳树下吃瓜。瓜被河水拔凉,吃一口凉丝丝的,听着树上的蝉儿一个劲叫“热、热、热”,我们就吃得爽心爽口。

我大多要陪爷爷在瓜棚过夜的。每到傍晚,柳林里总有手电在晃,那是有人在寻找刚出土的蝉蛹,回家炸了吃。我向爷爷为啥不捡拾蝉蛹吃,爷爷说蝉蛹在地下三四年,就是为了这一个夏天的鸣叫,吃了良心不安哩。听着爷爷的话,我就觉得那些捡拾蝉蛹的人心儿太狠。

夜晚的柳林静静的,爷爷的旱烟袋在暗夜里忽明忽暗。我偎在爷爷的膝上,出神地听爷爷讲古。天很热,不知哪一只蝉受不了闷热,鸣叫起来,于是,一只叫了,两只叫了,三只叫了……不一会儿,整个柳林蝉声如雨,由近及远,此起彼伏。蝉声惊动了河里的青蛙,也不甘示弱地鸣唱起来,把整个柳林热闹得充满梦幻,充满诗意。

后来,我参加工作,来到城里居住,很难再闻到像家乡那片柳林的蝉鸣了。可是,每年夏天,我总要去往乡下,小住几日,去重温儿时的美妙,去重拾儿时的快乐,去寻觅心中那份温馨的乡愁。